



感恩節隨想

文 / 阮岳紅

感恩節是令我思索和感懷最多的節日，只因為它有“感恩”兩個字。人生在世，該感謝的人和事已是不少，但大概還能數得清。而信主以後，而生的感恩之心，卻是無時無刻。

感恩節早上一睜開眼便要感謝，感謝上帝又賜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下樓去把朝東的門打開，好讓溫暖的陽光照進來。頓時整個屋子光亮亮暖洋洋，我不禁從心裡唱出“把心門兒打開，讓陽光照進來”。不是麼，陽光給冬天的人們帶來多大的喜悅和安慰！而神就像這大光，給冰冷的心帶來光明和溫暖。我想起遠志明，最近在信望愛教會講的：人們常常忽略周圍神給我們預備的無數寶貴的東西，因為它們太便宜，太不起眼或太“自然”。然而，恰恰是這些“太便宜”、“太自然”的東西，例如陽光、雨水和空氣，是生命存在的最重要的元素，神卻不收我們一分錢，白白地給我們享用。而人不去感謝賜這些的神，反而把這些視為“自然”，或者，向神抱怨沒有給我們更多。

我常想，當一個人能真正感恩，他一定會覺得自己是多麼的渺小和無能，多麼的傲慢和無知，而這時，神就會走進他的心中，光照他的心靈，讓這心靈從此有了與神相通的永恆的生命。

到那時，感恩的話不再是感恩節才說，感恩的心思每天生發。感謝神賜感恩節給我們，讓我們有這樣特別的日子來述說和思考。

今年的感恩節，我要為我的兒子獻上感謝。他是神給我們的一件比較特殊的禮物。兒子凱文自生下來起便與醫院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每個年齡階段都有不同的罕見病，如五個月大時被診斷為“嗜血細胞綜合癥”，兩歲時又有“溶血”，四歲時肺壁部長一惡性腫瘤，接著就是永遠打不倒的“沙門桿菌”在他身上呈凶狂。他的問題最後歸結為“自身免疫缺陷”，但究竟是哪一部分

的免疫問題卻沒找出來。華盛頓的一位專家說，凱文的病很特殊，大概世界上也就他這一例，所以如果實在要問他得的什麼病，那就叩“Situ Disease”（“司徒病”，取他的姓“司徒”）吧！

儘管如此，凱文卻是一個聰明可愛，充滿了活力的二年級小學生。他喜歡畫畫，玩遊戲，有一段時間甚至迷上了學中文，不管是去看醫生還是去買東西，他都要帶一本中文書或中英文字典。更有趣的是，凱文越來越喜歡住醫院了，當出院那晚，正感嘆好不容易可以在家睡一個好覺的時候，他卻在我旁邊哭了起來。我問他怎麼回事，他最後才眼淚巴巴地告訴我“miss hospital（想醫院）”，惹得我大笑起來，而他的哭聲卻更高了。

我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神在凱文這個小小的生命中傾注了無數的愛，同時也攙扶做父母的我們走過每一段艱難路程。

我感謝神，我在海外的每一天，都有遠方親人朋友的殷殷關懷和問候。

我感謝神，在凱文生病的日子裡，帶給我們好的醫院、醫生和護士。感謝神給我們友愛的屬靈大家庭，常有兄弟姊妹的關心、扶助和代禱；我感謝神，看顧我們往返醫院、家裡路途的平安；感謝神，保守我們有健康的身体……

我感謝神，你讓我在醫院裡看到更多人的痛苦，你也讓我看到更多人有從你而來的美好心靈。

我感謝神，他還讓我看到，在人們的眼裡，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價值評價：有的孩子調皮，有的弱智，有的孤僻，有的像凱文一樣生來有病……但，在神的眼裡，他們都是值得細心呵護的小生命。神既已將他的大愛注入父母的心中，父母就要讓孩子充分體會神的愛和神的心意，讓孩子認識神，讓他們知道從神而來的生命是多麼的有意義！

這樣，父母撫養孩子的過程便成為一個與神直接掛鉤的過程，歸結為四個字就是：感恩信靠……順境時感謝神，逆境中依靠神。

這樣，無論我們前面的路會是怎樣的泥濘風霜，我們卻因為有了神而常有人生的四季如春……

（原載“海外校園”2001年10月〈總第四十九期〉）



溫暖的感恩節

文 / 高伐林

每年 11 月的第四個星期四，是美國的感恩節。感恩節是美國獨有的節日。翻開《美國節日簡明詞典》，上面這麼記載：

1620年9月16日，英國“五月花”號帆船，載著男女老幼 102 人離開英格蘭啟程西行尋求宗教自由。與大西洋的風浪搏鬥六十六個晝夜之後，到達北美洲新大陸，在普利茅斯登陸。寒冷、饑餓、疾病和危險威脅著他們，一個又一個人死去。正當孤苦無助之際，飛來一群火雞，大家合力捕捉而食，解除生命之厄。他們視為上帝所賜，產生感恩的念頭。次年春，幸存的五十餘人得到友善的印地安人的幫助，學會了種植玉米、南瓜、青豆，從此站住了腳。1621年12月13日，清教徒以這天作為感謝神的日子，成為歷史上第一次感恩節。後來感恩節時斷時續，忽早忽遲，直到 1863 年林肯總統宣布每年 11 月的第四個星期四為國定假日感恩節，才延續至今。

美國人過感恩節一定要合家團圓。他們非常重視這個難得的家庭成員相聚時機，下了班就忙不迭地離開，在高速公路上奔馳、在飛機上顛簸，稱得上歸心似箭：一定要及時趕回家與父親母親、與愛人子女圍坐在一起。燭光搖曳中，全家祈禱一番之後，端上烤得焦黃、油光光的火雞，切開香味四溢的南瓜餅，還有澆上汁的烤紅薯和玉米……大口吃著喝著，大聲說著笑著。他們感恩：感謝上帝的垂顧恩典，感謝祖宗的開拓業績，也感謝父母的照顧和子女的孝敬。有什麼爭執，化解了；有什麼隔閡，消融了。

如果硬要說美國人的家庭觀念不如中國人濃烈，那麼他們至少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意識上，絕不輸給中國人，甚至還更強。體現在感恩節中，就出現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不，我指的不是白宮每年按慣例赦免一只火雞這樣的故事。那幸免一死的火雞按照傳統交給一個展示農場，頤養天年。相比之下，克林頓總統與第一夫人希拉里雙雙到華盛頓的一處施粥所參加“有飯大家吃”活動，倒是更有意義：他倆都穿上鮮綠的圍裙，為近一百五十名無家可歸者盛飯。克林頓負責給每個人的餐盤加上小紅莓醬，希拉里為每個人夾小圓麵包。他倆協助把餐飲交給每一個人，到每張餐桌寒暄一番，拉拉家常。而全美國的善心人，沒有總統那麼招搖，這一天表現出一種更為可貴的有福同享的精神。杰克特瑞斯基每年感恩節都要分切兩百只火雞，跟一千五百人親切閒聊，然後才趕回家，將粘滿油污的衣褲扔進洗衣機，坐下來跟家人享用感恩大餐。他是馬薩諸塞州保險業的一名高級主管，每年都志願到波士頓的松樹街旅店當

義工，為住在這個收容所的遊民準備感恩節餐點。他說：“我由衷地毫無條件地喜歡這份工作，助人是這個節日的本質。在加州安納罕開餐館的墨西哥裔賈西亞，年年免費為貧民供應感恩節大餐，今年他為一萬人做了飯。在休士頓，威利馬隆牧師幾年前在一項比賽中贏得一萬美元的獎金之後，宣布租用大燻爐，燻烤五百只火雞分送貧民，這形成了傳統，沿續至今。其實，這一萬美金大概早已讓大家吃光、吃得超過了。在亞特蘭大，南瓜餅是“賀西亞威廉斯餐宴”上的主角。提到南瓜餅，中國的讀者或許不屑一顧，但對美國人來說，卻是平時吃不到的節日餐點。好不好吃或許見仁見智，但難得一見卻是事實，就像端午節的豆沙粽子、元宵節的寧波湯圓。而這個“賀西亞威廉斯”南瓜餅更非同尋常：有七千名義工參與製做，請三萬八千人來分享！這個組織希望借此建立一項新的吉尼斯世界記錄。《吉尼斯記錄大全》確實派代表來了，審查是否可以算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餐會，但迄今尚未公布結果，想來得出結論也不那麼容易。不僅是吃。在加州，聯合航空公司在舊金山和洛杉磯之間提供低得難以置信、僅九塊九毛七的來回機票，而且收入全捐給慈善機構；在田納西，一家電話公司為孟菲斯的貧民提供一萬五千通免費長途電話，他們可以打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從東北角到西南部，各地的社區組織都感受到了感恩節義工熱潮的節節上漲，最近幾年人數更是多得不得不婉拒：總不能一個馬鈴薯六個人削吧。沒有人確知感恩節這一天全美國究竟有多少人參加為他人送溫暖活動，一些服務團體估計總數超過一千五百萬人。他們說，感恩節引發大家的慈善心，因為這個節日不分教派，屬於全國人民，而且其原意就是有福同享。全國無家可歸者聯盟的發言人卡尼斯說：“根據我的經驗，在感恩節當義工的人多於其它任何日子，甚至多於聖誕節。每年到這幾天，志願當義工的電話都使收容所應接不暇。”

而我翻翻資料，這些數字不禁令我怦然心動：僅 1993 年，就約有八千九百萬名美國人平均每週義務服務 4.2 個小時，民眾總共捐出了 190 億個小時參加志願慈善工作，創造價值相當於 1820 億美元。這不是個小數字啊。我在高中讀書的女兒，就不止一次地參加過幫助殘疾人等活動。她還申請到附近的醫療中心當義工（醫療中心審核得挺嚴的呢）。最近社區圖書館批准了她去作義工，讓她歡呼雀躍。看來，送溫暖不僅是在感恩節，雖然感恩節是溫暖送得最多的一天。

在美國，我不止一次地遇到使人寒心的事情，但是我更多地碰到熱心人熱心事，以及暖洋洋的日子，像感恩節。

（原載海外校園 1996 年 12 期〈總第 20 期〉。版面原因，略有刪節）